

王北奇  
主编

悬念迭起，  
谁是真凶？  
幽冥来袭，  
扑朔迷离！

摄人心魄的  
推理悬疑故事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

圖書出版業協會 [CIP] 數據



# 攝人心魄的 推理懸疑故事

主編  
王北奇

這本和男  
才佳作  
者收獲  
五篇了  
篇一生  
《  
影  
在  
許、江戶川  
他們以  
治者想  
這刻新  
這來自了人

攝人心魄的  
家  
主  
每  
影  
印  
出  
分  
理  
印  
本  
張  
印  
年  
版  
元  
ISBN 978-7-302-1529-0  
發行：廣州發行中心  
電話：020-32613818 傳真：020-32637050  
地址：廣州沙面  
郵政編碼：510075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 / 王北奇主编. — 汕头:  
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4. 3 (2015. 6 重印)  
ISBN 978-7-5658-1259-0

I. ①摄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4806 号

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SHERENXINPO DE TUILI XUANYI GUSHI

总 策 划:杨建峰

主 编:王北奇

责任编辑:宋倩倩

责任技编:黄东生

装帧设计:松雪图文 王 进

印刷监制:高 峰 苏画眉

出版发行: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:515063

电 话:0754-82904613

印 刷: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26.25

字 数:758 千字

版 次: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59.00 元

ISBN 978-7-5658-1259-0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政编码/510075

电话/020-37613848 传真/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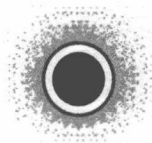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敬启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参阅和使用了一些报刊、著述和图片。由于联系上的困难,我们未能和部分作品的作者(或译者)取得联系,对此谨致深深的歉意。敬请原作者(或译者)见到本书后,及时与我们联系相关事宜。联系电话:010-84853028 联系人:松雪

# 前言

## *preface*



从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·爱伦·坡发表《莫格街凶杀案》至今，推理小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各种风格的作品不断问世，有经典回味的鸿篇巨制，也有短小精悍的万字佳作。其中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、引人入胜，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于一体，不仅使读者收获新鲜离奇、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，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，还开启了一段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，从而提高我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，使我们受益一生。

《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》精选了五十七篇最好看、最诡异的推理故事，共分为古宅魅影、幽魂惊奇、人鬼奇情、异界生物、诡计连环、灵异作祟、夺命谋杀、惊魂一刻、惊世奇谈、心理作祟十个部分，囊括了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琼·尼克森、江户川乱步等世界著名恐怖小说大师的经典之作。

他们以天才的情节构思、诡异的氛围营造、缜密的逻辑思维，以及深厚的文学底蕴，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“主角”。故事在表现骇人的残忍和邪恶时，还刻画出了温暖和令人惋惜的一面。无论是亡灵、杀手、黑衣人，他们身上的邪恶力量都来自于人性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来自强烈的孤独感。

“主角们”的形象缥缈虚幻，语言平淡、性格沉稳和冷静，他们步步设陷、步步为营，而读者也在不安和恐惧中，从不起眼的人或物上侦查到丝丝线索，体验到剥茧抽丝的快感。虽然结局出乎意料，但又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翻开《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》，我们仿佛被带入层层迷雾之中，感受到那朦胧般的恐怖场景；翻开《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》，我们仿佛身临其境，那悬念重重的故事和凄婉的情感就隐藏在我们身边。

如果你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那就翻开《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》，它会慢慢向你道来。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

### 古宅魅影

别墅一夜 / (英国) 理查德·休斯 .....	2
废墟游魂 / (英国) 玛格丽特·奥利文特 .....	3
查理十一世目睹鬼魂出现 / (法国) 普·梅里美 .....	20
惊恐万分 / (美国) 特瑞·布莱克 .....	23

### 幽魂惊奇

卢卡诺的乞妇 / (德国) 亨利希·冯·克莱斯特 .....	28
厄榭府邸的倒塌 / (美国) 埃德加·爱伦·坡 .....	29
吊死尸 / (日本) 梦野久作 .....	37
后来 / (美国) 伊迪丝·华顿 .....	38
蜡色之脸 / (日本) 都筑道夫 .....	52

### 人鬼奇情

丽姬娅 / (美国) 埃德加·爱伦·坡 .....	64
鬼恋人 / (英国) 伊丽莎白·鲍温 .....	69
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/ (美国) 欧·亨利 .....	72

# 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赤首之绘 / (日本)片冈铁兵 ..... 76

## 异界生物

狼的那一吻 / (美国)安内特·洛瑟 .....	84
忠诚的幽灵犬 / (美国)琼·安肯 .....	95
它是什么 / (美国)菲茨·詹姆斯·奥布赖恩 .....	98
霍拉 / (法国)莫泊桑 .....	104
蛋 / (日本)梦野久作 .....	117
恶魔之舌 / (日本)村山槐多 .....	119
活着的肠子 / (日本)海野十三 .....	124
狼人 / (法国)鲍·维昂 .....	130

## 诡计连环

钩心斗角 / (意大利)莱奥纳多·夏侠 .....	136
冰处女 / (美国)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 .....	141
浪漫的代价 / 佚名 .....	145
恩爱夫妻 / (美国)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 .....	149
幸运数字3 / (美国)玛格瑞·爱琳汉姆 .....	153
电话魔 / (日本)森村诚一 .....	157
绝妙暴力 / (美国)唐纳德·霍尼格 .....	169
新隐身人 / (美国)约翰·狄克森·卡尔 .....	174
鬼屋奇案 / (美国)杰克·福翠尔 .....	181

## 灵异作祟

悄悄话 / (英国)布赖恩·拉姆利 .....	196
流浪汉威利的故事 / (英国)瓦尔特·司各特 .....	203
最危险的游戏 / (美国)理查德·康奈尔 .....	211
送你一座坟墓 / (美国)琼·尼克森 .....	219
不要在图书馆过夜 / 佚名 .....	227
大理石里的人 / 佚名 .....	232



## 夺命谋杀

一个旅行者的恐怖怪床故事 / (英国) 威尔基·柯林斯 .....	240
自白 / (英国) 阿尔杰农·布莱克伍德 .....	248
女房东 / (英国) 罗尔德·达尔 .....	257
一道特色菜 / (美国) 斯坦利·埃林 .....	261
梦境 / (英国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.....	271
遗忘的雨伞 / (日本) 菊村到 .....	284
魔像 / (日本) 兰郁二郎 .....	291
羊腿 / (美国) 斯达尔·爱克厄尔 .....	297
打错的电话 / (日本) 折原一 .....	300
葛蕾丝命案 / (美国) 范·达因 .....	312

## 惊魂一刻

四号验尸间 / (美国) 斯蒂芬·金 .....	330
入土不安 / (法国) 埃米尔·左拉 .....	342
病人与杀手 / (美国) 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 .....	354
阴魂不散 / (英国) 罗伯特·韦斯托尔 .....	358
眼睛 / 佚名 .....	362

## 惊世奇谈

超越感官 / (美国) H. P. 洛夫克拉夫特 .....	374
这是一个梦吗 / (法国) 莫泊桑 .....	378

## 心理作祟

月光下的小路 / (美国) 安布罗斯·比尔斯 .....	382
心理测验 / (日本) 江戸川乱步 .....	386
潜在影像 / (日本) 松本清张 .....	395
流言蜚语 / (美国) 唐纳德·奥尔森 .....	407



## 古宅魅影





“干？我永远都干不了……不管雨天还是晴天，冬天还是夏天，像我们这样的都干不了。明白了吧？”

他将两只沾满泥的手伸进火中，一直伸到腕关节，凶猛而又疯狂地望着我。我抓起两只靴子，惊叫着冲进了外面的黑夜里。

## 别墅一夜

(英国)理查德·休斯

细细想来，那一晚，我走过了20余座暖和舒适的谷仓和棚屋，也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地方，因为伍斯特郡的小巷既偏僻又泥泞。直到天快黑时，我才在一座满是泥水的小花园里发现了一座空荡荡的别墅，离大路有一段距离。那天早些时候曾下过倾盆大雨，四处蔓延的果树还在滴着水。

屋顶看上去完好无损，里面似乎也没有理由不干爽宜人。无论如何，也该像我在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那样干爽。

我主意已定，先往路这头仔细望了望，再往路那头仔细望了望，然后从衣服衬里抽出一根铁条，撬开了门。那扇门只用一把挂锁和两个锁环把守着。里面，黑暗潮湿而又浓重。我划着一根火柴，借着晕圈围绕的光亮，看见前方有个黑洞洞的通道口。就在那时，火柴噼啪爆响着熄灭了。尽管在这样阴沉的时刻，在如此偏僻的巷子里，我几乎没有理由害怕会有什么过路人，可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关好了门。随后，我又划着一根火柴，蹑手蹑脚地走入通道，来到通道尽头的一间小屋里。虽然窗户已用木板堵死，但这里的空气却很清新。而且，屋里还有一个生了锈的小炉子。考虑到天很黑，谁也不会见到烟火，我用随身带的刀子拆下一块护墙板，很快便在一撮明亮、细小的火上煮起了茶，烤起了白天下雨时淋湿的衣服。不一会儿，我在炉子里堆满了木头，将我的靴子放到最容易干的地方，然后，伸直身子，准备睡觉了。

我肯定没有睡多久，因为我醒来时，炉火依然烧得正旺。躺在不平的木地板上不容易睡得踏实，因为身体发麻，稍稍一动就会醒来。我翻了一下身，正打算接着睡时，听到了通道里的脚步声，吃了一惊。我在前面说过，窗户已用木板堵死，小屋里也没有其他门，甚至都没有可供藏身的碗碟橱。我相当坚强地想到，现在已别无他路，只有坐起身来，面对现实了，那也许意味着被押回伍斯特监狱。两天前我刚刚从那里出来，而且由于种种原因，并不急于重新在那儿露面。

陌生人并不着急，但不多一会儿，他在火光的吸引下，慢悠悠地走入了通道。当他走进时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，而是径直走到炉子旁，暖起手来。他浑身湿淋淋的。我想，即便在这样一个雨夜，也不会有任何人比他更湿了。他没戴帽子，笔直的头发在眼睛上端滴着水，落在余烬中，发出了滋滋的响声。

我立刻想到他并不是合法公民，而是另一个像我一样的流浪汉、一位马路绅士，于是，我同他打了声招呼，没过多久我们就聊了起来。他不停地抱怨着又冷又湿的天气，在炉火旁缩着脖子，牙齿不住地打战，脸上一片惨白。

“没错，”我说，“这，这可不是上路的好天气啊！可我琢磨，这座别墅并没有人经常光顾，这还是座蛮不错的别墅嘛！”

屋外，苍白麻木的向日葵和又高又粗的杂草在雨中摇曳着。

“过去，”他说，“这个郡里没有比这更牢固的小屋了，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花园了。这儿曾是一

间正规的小客厅。可眼下没人会住在里面了，就连流浪汉们也很少会在这里歇脚了。许多乞丐习惯待的地方，你会看到破衣烂衫、罐头和零碎食物，可这儿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我问。

他答话前发出了一声十分不安的叹息。

“鬼，”他说，“鬼原来住在这儿。这是个极为悲伤的故事，我不想说给你听了，反正结局是他淹死了，在那个贮水池里。他浑身是泥，漂着，他们将他拉了上来。之后有人看到池里漂着一个人，有人看见他在学校拐角处，等着他的孩子。有人说他在这间别墅里来来回回、来来回回地走动。他们只要一听见他在门前来来回回踱步，就怎么也睡不着，就像得了天花似的。他确实确实已经在那个池子里淹死了，可现在他又在走动。”

陌生人说完又发出了一声叹息。他走动时，我听到水在他靴子里咯吱咯吱地响。

“可像我们这号人迷信可不行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要是见到鬼就糟了，这样一来，许多雨夜我们就只好躺在马路上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，“是啊，这可绝对不行。我本人从没有信过什么鬼魂走动。”

我笑了笑。

“我也不信，”我说，“不管别人有没有见过鬼，我可从没有见过。”

他又一次以那古怪的样子看了我一眼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，“希望你永远不会。穷人没钱投宿已经够艰难的了，鬼还来吓唬他们岂不是更惨？”

“让我睡不踏实的是铜币，而不是鬼魂，”我说，“如今啊，那些有钱的、爱管闲事的家伙，想好好休息一夜都不容易。”

水依然不停地从他的衣服上渗出来，流得满地都是，一股阴湿的气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

“我的天哪，伙计，”我大声说，“你总也干不了吗？”

“干？”他发出了一阵咳嗽似的笑声，“我永远都干不了……不管雨天还是晴天，冬天还是夏天，像我们这样的都干不了。明白了吧？”

他将两只沾满泥的手伸进火中，一直伸到腕关节，凶猛而又疯狂地望着我。我抓起两只靴子，惊叫着冲进了外面的黑夜里。

(高兴 译)



让人无法安然入睡的从来不是鬼魂，而是内心的虚伪和恐惧。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才会无所畏惧，获得心灵上的安稳。

我的血液好像突然冻住了，只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浑身发冷，差一点失去知觉。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，好像就在我身边，或者就在我脚下，传来一声叹息。不，不是呻吟，不是哀鸣，不是任何一种说得清楚的声音——是那种微弱的、含糊不清的叹息！

## 废墟游魂

(英国)玛格丽特·奥利文特

几年前，我从印度回来，在未找到固定住所前，我想暂时住在勃兰特伍德。那个地方对我一家来说都特别合适，因为它离爱丁堡很近，我儿子罗兰可以每天去那里上学。这比让他去读寄宿学校或者为他请家教要好得多，要知道，他的学习成绩已经下降了不少。不过，我看重的是那地方离爱丁堡近，我妻子看重的则是爱丁堡有好学校。西姆森医生的观点很有意思，他把这两个优点折中了



## 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一下,说:“让那小子每天骑着马去读书,这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。”所以,我妻子很快就接受了我的想法。我儿子罗兰却有点脸色苍白,过去一直住在西姆拉,其他地方全都没去过。现在是5月份,天气不怎么寒冷,我和我妻子不无欣慰地看到,我儿子由于常在北方的阳光和微风中来来去去,没到暑假就像其他同学一样,脸色变得黝黑而红润了。那时,苏格兰还没有实行英格兰的教育制度,所以没有什么伊顿公学,不过,即使有,我和我妻子也不会对那种装模作样的贵族学校感兴趣的。我们曾有过好几个儿子,现在只剩下罗兰一个,所以特别溺爱。我们只是觉得他体质不太好,而且过于敏感。还有两个女儿,在勃兰特伍德也什么都不缺。她们可以去附近的爱丁堡,那里有老师上课,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都要上很多课才能完成他们的学业。她们的母亲当初和我结婚时,还不到阿加莎现在的年纪。当时我也只有25岁,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年纪几乎什么都不懂,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。但我想,每一代人都是有点自负的,总认为比下一代强。

勃兰特伍德在彭特兰丘陵和福斯湾之间,是一块肥沃的山丘,也是苏格兰最富有的地方。城市的一边是美丽的河口,天气好的时候,你可以看到碧蓝的天空像一张弯弓,拥抱着肥沃的大地和星星点点的小屋。另一边是高地,但和我们常见的高地不同,看上去很壮观,天上的云彩和河里的倒影,使这块高地显得特别迷人。右边就是爱丁堡,那里有著名的爱丁堡城堡和卡尔顿山,还有许多尖顶的高塔矗立在雾蒙蒙的空中。还有亚瑟王的宝座,像守护神一样守护着这座令人敬仰的城市,当然,如今即使没有它,爱丁堡也一样安然无恙。我们的客厅面对一大块草坪,从窗子里望出去,可以欣赏到四季的风景。有时显得有点凄凉,有时又像一出戏剧一样生动活泼。这一点一直深深吸引着我。丰富的色调和清新的气息使人精神振奋。我已经厌倦了单调的平原和炙热的天空,而这里总给人一种愉悦、清新、祥和的感觉。

从我们的住所往下眺望,可以看到勃兰特伍德镇,就在溪谷的另一边。一条小溪从岩石间和树丛中缓缓地流淌下来。这曾是一条清澈的小溪,但现在也像这个地区其他小溪一样,被附近的造纸厂污染了。不过,比起其他小溪,它受到的污染不是很大,看上去比较干净。我们附近的峡谷里有葱郁的树林,其中有蜿蜒的小路通往河边,河上有一座桥,过了桥就是勃兰特伍德镇。小镇坐落在峡谷尽头,只有几家农舍建在山坡上。那里的建筑和苏格兰大多数建筑不一样,虽然我并不讨厌有长廊的老教堂,但那里的教堂外观却像一个正方形盒子,和周围的风景实在不太协调。不过,那里的农舍还算错落有致,有菜园分布其间,还有灌木篱墙,上面晒着衣物。农妇们在各自家门口忙着,运货马车在慢悠悠走着,一切都洋溢着乡间纯朴的气息。

我们住的房子其实在一个庄园里。庄园很大,其中还有好几幢废弃的楼房,或者说一片废墟。这些废弃的楼房虽然比我们住的房子要小,也简陋得多,但它们仍然别有一番情趣,甚至像我们这样的暂住者,也不知为何会以此为荣,大概是因为它们很古老吧!废墟中有一座破败的塔楼,现在已很难分辨出它是用怎样的砖石砌成的,因为那上面长满了藤蔓,而且有一半已填满了泥土。说来惭愧,自从我在这里住下后,直到今天才把它仔细观察了一番。塔楼的主楼里有个大房间,或者说曾经是个大房间,窗框只剩下了半截,不过,塔楼上面房间的窗户还很完整,只是淤积了很多从墙壁上掉落下来的泥灰,而且还长满荆棘和其他植物,窗户还会时不时地摇晃一下。这座塔楼显然是这片废墟中最古老的建筑。旁边是几幢破败的普通楼房,其中有一幢楼房毫不起眼,已彻底破败,令人不由得顿感惆怅。这幢楼房低矮的山墙呈灰白色,上面苔迹斑斑,还有一扇很普通的门,可能是供仆人进出的后门,也可能是在苏格兰被叫作“公用房”的门。公用房早已荡然无存——其中的储藏室和厨房都已不复存在,但那扇门仍然大开着,无论是风,还是野兔,还是其他野外的动物,都可自由进出。我第一次去那里就被它吸引住了。它就像一张忧郁的嘴,似乎在讲述着一段逝去的生命。这扇门曾经是关着的,而且可能是被人小心翼翼地关上,并锁好,守护着里面的人,但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——这扇门不再通往任何地方,已成了一扇“空门”。当然,这只是它最初留给我的印象,也可能是出自我的主观意愿,才觉得它意味深长,是否真是这样,我也无法证明。

我们全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。印度的炎热曾使我们头脑发晕,而在这里,我们尽情享受满目的绿色、湿润的空气和北方令人神清气爽的风景。连这里的雾,我们也很喜欢,觉得它

为我们带走了身上的燥热。秋天,我们迎合眼下的时尚,外出旅行,换换环境。直到冬天,我们才真正在这里住了下来。白天变短了,夜里更黑了,大地被霜冻覆盖着。这时,发生了一件事,虽然是私事,但我不得不说一说,即使这样会惊扰这个平静的世界,那也没有办法。这件事实在是太古怪了,所以我在叙述中若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我的家庭和我的个人兴趣,还请读者见谅。

这件事发生时,我在伦敦。我在那里又重拾自己在印度时的爱好,那是我往日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也就是每到一个地方,我都要去拜访老朋友。我留恋过去的生活,但内心还是为现已结束这样的生活感到庆幸。从星期五到星期一,我去了乡下班博家,回来的路上在赛勒家留宿,吃了顿便饭,还去看了克洛斯家的养牛场,这样,又耽搁了一天。因此,有几封从家里寄往伦敦的信,我没有及时读。没有及时读信可不是好事,就如祈祷书上说的,世事多变,谁能预料下一刻会发生的事情?我总以为家里应该一切都很好,来信无非是说:“天气很好,罗兰上学没坐过火车,他喜欢骑马”,“亲爱的爸爸,别忘了要给我们带回来的东西”等等,等等。我可爱的女儿,我亲爱的夫人,你们要我办的事情,我怎么会忘记呢?

然而,家里却出事了。我回到旅馆,有几封信正等着我。我注意到信封上都写着“加急”,顿时紧张起来,我知道这不是因为邮局重视才这样写的。正当我要拆信时,旅馆的看门人又送来两份电报,并说其中一份是昨天晚上到的。我理所当然先拆电报,而且是当天的那一份,只见上面写着:“为何不回电?天哪!儿子病情加重,速速返回!”这消息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男人来说无疑是晴空霹雳,更何况他还把儿子视为心头肉。我双手颤抖着拆开另一份电报,头晕目眩地看到差不多的内容:“儿子可能患上脑膜炎,速回!”我马上查看火车时刻表,尽管我知道不可能有比夜行列车更早的班次,但我还是徒劳地找了一遍,接着,我就读了那几封信。天哪!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。罗兰最近脸色一直不好,还常常惊恐不安。其实,我妻子在我离家前就注意到了,但怕影响我的行程,所以没对我说。我走后,罗兰的情况一天天严重。有一天他骑马回家,经过庄园时,马突然气喘吁吁,口吐白沫,而他也突然脸色发白,直冒冷汗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闷声不响,不愿回答任何问题,后来,连性格也变了,不愿去上学,就是去,也要用马车接送——这当然太奢侈了——他好像很害怕出门,听到一点声音就惊恐不安。最后,在他母亲追问下,他终于说出了其中的原因,说他在庄园里听到有奇怪的声音,还在那片废墟里看到有可怕的人影在晃动。他母亲一听,急了,把他哄上床后,就叫来了西姆森医生,她说,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
当天晚上,我就十万火急地赶回家去。可以想象,我是多么着急,开车前几个小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虽然火车对于焦急赶路的人来说够快了,但我还是希望一到站就能找到一辆马车,飞速赶回家。火车到达爱丁堡时天色还早,冬日的清晨一片黑漆。上帝保佑,妻子已派了一辆四轮马车来接我。我还没看清来人的脸,就气喘吁吁地问:“怎么样了?”但没等那人开口,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而他的回答等于不回答:“老样子。”“老样子?老样子是什么样?”我疑惑地问道。当马车穿行在漆黑的街道上时,我仍嫌马跑得不够快。进了庄园,我听见树丛里好像有人在呻吟,但我愤怒地捏了捏拳头。那是谁啊!那个看门的笨女人为什么随随便便放人进来?实际上,要不是我心急火燎,我肯定会停下车去看看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但现在不是时候,我儿子病重!我对什么事都感到怨恨。不过,这下我不能再怨恨马跑得不够快了,因为它们拉着车飞速穿过树林,已停在我家门口了。马在大声喘气,我跳下车,只见妻子已站在那里等着我。她脸色苍白,手里拿着一支蜡烛。烛光在风中一闪一闪,照在她脸上,显得更加没有血色。“他睡着了。”她低声说,好像会吵醒儿子似的。我清了清喉咙,也小声回答,同时觉得马铃薯声和马蹄声好像也会吵醒儿子。我面对着妻子站在台阶上,这时反而不敢进屋去了。当时我可能没有太注意,只是隐约觉到那几匹马似乎都不肯回马厩,或者说,那马车夫好像没有马上就走。当然,这是我后来回想起来的,当时我只顾着询问儿子的情况。

我在他卧室门口张望,不敢走近他,生怕会打扰他的睡眠。他真是睡着了,而不是像妻子告诉我的,他时不时会陷入昏迷状态。我们进了另一个房间,妻子把近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,真是令人震惊,百思不得其解。事情好像是,自入冬以来,因为白天短了,他放学回家时庄园里已经漆黑



## 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一片，他总听到那废墟里有声音，他说，开始听到是呻吟声，他和他的马都受了惊，后来又听到了说话声。

妻子泪流满面地告诉我，罗兰会在夜里惊醒，哭喊着：“妈妈，让我进来！妈妈，快让我进来！”好像很痛苦，把她的心都撕碎了。她一直都陪在他身边，希望能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但是，即使她不断喊着：“我的心肝啊，你就在家里啊？妈妈在你身边，你看，妈妈就在你身边！”他也只是愣愣地看着她，一会儿又大声哭喊起来。不过，有时他会稍好一点，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，但又没头没脑地说，等爸爸回来后要和他一起去“把他们放进来”。“医生说他是受了刺激，”妻子继续说，“亨利，不会是我们对他要求太高，让他做了太多功课？要知道，罗兰这孩子很脆弱，学业再好，也没有健康重要，你说是不是？就是你，也不会认为用孩子的健康来换荣誉和奖状吧？”她把我说得像个没有人性的父亲似的，只顾自己的虚荣，不顾孩子的健康？当然，我没有和她计较，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再增加她的压力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和女儿都劝我先去吃东西，休息一下，因为自从我收到她们的信之后一直没吃没睡。现在我至少已回到了家，这对我来说已是一种安慰，再想到罗兰一醒就要叫我，我想，即使在这阴冷的早上，我也先得去睡上几个小时。后来，她们告诉我说，罗兰醒来之后，知道我回来了，好像不再那么焦躁不安了，我却因为一夜奔波而筋疲力尽，一睡下去竟然一直睡到夜幕再次降临。我去看他时，房间里的光线刚够看清他的脸。啊，这两个星期他真是变化太大！比在印度的时候还要糟糕——脸色更加苍白憔悴，头发又长又枯，两眼肿得像两个红红的灯泡。他一把抓住我，双手冰冷而且不停地颤抖，同时对其他人大声说：“出去，都出去！妈妈也出去！”这话使他母亲很伤心，因为他好像更信任我，但母亲不会和儿子过不去，就默默地离开了。“她们都走了吗？”他又问了一遍，“我不会告诉她们的，也不会告诉医生。医生当我是傻子，爸爸，你知道我不是傻子。”

“当然，宝贝，我知道你不是。但你生病了，你需要安静休养。你当然不是傻子，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乖孩子。但生病的时候也不可以这么任性，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

对此，罗兰直摇着手，大声喊着：“爸爸，我没生病。我还以为等你回来就好了，你不会说我撒谎的，你会明白的！可你们都说我有病，西姆森是个好医生，可他只是个医生。难道你也认为我病了吗？我没有生病，很健康！医生一来，总说你病了，不然为什么要叫他来呢？然后，就要你躺在床上。”

“宝贝，以你目前的情况，还是躺在床上比较好。”

我的宝贝儿子又大喊起来：“我早下了决心，要撑到爸爸你回来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吓着妈妈和姐姐。但是，爸爸，”他说着就下了床，“这不是病，这是个秘密！”

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情绪很激动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没错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而且烧得很厉害。我把他抱回床上，安慰他说：“如果你有秘密要告诉我，也得先安静下来，不能这样激动。不然，我就不让你说了。”

“那好，爸爸。”他答应了，简直就像大人一样懂事。我帮他塞好枕头，他感激地看着我，完全是孩子生病时的那种眼神，既痛苦又无助，眼里还噙着泪水，看了真让我心痛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爸爸来了，就知道怎么办了。”

“是的，宝贝，别激动，要像大人一样，告诉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哎，我竟然对自己的儿子撒了谎！但我只是想安抚他。可怜的孩子，他的脑子出了问题。

“好的，爸爸。庄园里藏着一个人，很可怜的。”

“慢点说，宝贝，不要激动。那个人是谁？谁对他不好？我们会弄清楚的。”

但他却说：“不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。你要是能听到就好了。我睡觉时，那声音老在我脑子里响着，我听得很清楚，他们还说我在做梦，说我胡言乱语！”

他说得很认真，我吃了一惊。看来，他不像我想的那样，是发烧了。我说：“你能肯定，那不是做梦？”

“怎么会是做梦？”他再次跳了起来，却又突然陷入沉思，躺倒在床上，脸上还显出一丝轻蔑的微



笑。“连马也听到了，”他说，“马就像被枪打中了一样跳了起来，要不是我死死抓住缰绳……爸爸，那时我真的很害怕，害怕极了……”

“那也没什么，人人都有害怕的时候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还是只想安慰安慰他。

“要不是我紧紧伏在马背上，我肯定被摔下来了。我回到家才喘过气来。难道说，马也在做梦？”他又轻蔑地笑了笑，好像很得意把我问倒了。接着，他便缓缓地说：“开始我只听到叫声，其实在你去伦敦之前，我就听到了。我没有告诉你，我觉得为这么点小事就害怕也太没用了。我想，那可能是野兔掉到陷阱里了，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找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直到你走了后，我才听到他在说话。”他用胳膊撑起身体，凑近我，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他在说：‘哦，妈妈，让我进来！哦，妈妈，让我进来！’”他说这句话时，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嘴唇微微颤动，神情呆滞。说完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这是幻觉？是因为发烧而产生的幻觉？还是因为虚弱而产生的胡思乱想？我说不清楚。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。

“罗兰，这听上去很令人感动。”我说。

“爸爸，要是你想听就好了！我跟自己说，只要爸爸想听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可是，你知道，妈妈却不想听，她只会去叫西姆森。他只是个医生，只会要你躺在床上，其他什么也不会。”

“罗兰，我们不能因为西姆森是个医生就责怪他。”

“我没有，没有，”他马上用宽恕的口吻说，“西姆森是个好人，他就是干这一行的，这我知道。但是，爸爸，你就不同了，你是我爸爸，你肯定会有办法的——那就今天晚上吧，爸爸，就今天晚上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我说，“那一定是哪家的孩子走失了。”

但是，罗兰扫了我一眼，好像突然发现我这个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父亲，也就只有这么点本事。接着，他用一只瘦弱的手搭住我肩膀。“想一想，”他的声音有点颤抖，“想一想……他……或许不是人！”

“宝贝，那你怎么能听见呢？”我问他。

他把脸转了过去，好像很不高兴：“你怎么问这个？”

“你是想告诉我，那是鬼？”

他把搭在我肩上的手抽了回去，神情凝重，嘴唇还在微微颤抖：“不管是什么……你不是总说，话不能乱说……不管是什么，反正……它有麻烦。爸爸，它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！”

“宝贝，”我不知所措了，“如果是个走失的小孩，或者是个无家可归的穷人，你希望我做点什么呢？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知道做什么，”他兴奋地说，“我总是对自己说……爸爸什么都知道。爸爸，我每天晚上都听到它的声音，它一定有麻烦，很大的麻烦，但我帮不上忙！它不是故意发出声音来的，不是像小孩一样只是吵闹，可我又能帮它什么呢？它孤零零地在废墟里，没人去帮它！我真的受不了，受不了！”我那善良的孩子说着说着，还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哽咽地抽泣着。

我这辈子还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事情。我事后想想，还真觉得有点滑稽。我的孩子老觉得自己听到鬼叫，这已经够离奇了，而他却还要我马上去帮助那个鬼，那简直太荒唐了！我是个严肃的人，从不迷信，至少不比别人迷信。我不相信有鬼，但我也并不否认，我和其他人一样，觉得有些事情确实很难解释清楚。一想到罗兰可能遇到了鬼，我不寒而栗，一般来说，看到鬼的人都有点神经衰弱，或者身体不好，所以做父母的最不希望的就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这种事情。然而，罗兰却要我去帮助那个鬼摆脱困境，这也太难为我了，换了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。所以，我尽力安慰罗兰，对那古怪的要求则避而不谈。但是，他对我的安慰置之不理，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却毫不松口。他抽泣着，抽泣声时时打断他的说话声，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，就是要我答应他的要求。

“它现在就在那儿！它整夜都在那儿！爸爸……想想看，如果那是我，你会怎样？我一静下来，就会想到它。不！”他哭喊着，扳开我搭在他肩上的手……“不要拒绝！你去帮它，妈妈会照顾我的。”

“但是，罗兰，我该怎么做呢？”

## 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他睁大眼睛,看上去很虚弱,却很兴奋,还对我笑了一下。我想,只有病中的孩子知道这笑着意味着什么。“我说,你来了事情就明白了。我知道,爸爸是无所不知的。妈妈就……”说到这儿,他的情绪趋于平静,“妈妈就来照顾我好了。”

我把他母亲叫了进来。面对母亲,罗兰露出了一副依赖的神情。我走出房间,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。我现在困惑之极,但不管怎样,值得庆幸的是罗兰没事。他可能有幻觉。但头脑还算清醒,不像其他人说得那么严重。两个女儿围着我,抓住我的手,迫不及待地问:“爸爸,罗兰的病要紧吗?”

我说:“比我想的要好,没什么大问题。”

“爸爸,你真好!”阿加莎亲了我一下,扑在我肩上哭了起来,而简的脸色和罗兰一样苍白,则紧紧抱着我的一条手臂泣不成声。我其实对罗兰的病情并不怎么了解,还不及西姆森医生的一半,但她们却相信我,相信罗兰会好起来的。如果你的孩子也这样对待你,那你也会觉得很幸福。当然,这只会使人更加谦虚,而不是骄傲。我就是这样。但是,我接着就想到,作为罗兰的父亲,我还得去帮助那个鬼。我忍不住想笑,又忍不住想哭。对一个大活人来说,这也许是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任务了。

这时,我突然想起早上那马车夫用四轮马车接我回家时的情形。我下车后,他和他的马似乎都有点迟疑,不想马上走。过了一会儿,那时尽管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罗兰,但我还是看到那马车夫掉转了马头——只是很奇怪,为什么要一路飞奔着回马厩呢?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闪过,有机会一定要问问清楚。看来,我现在就应该去一趟马厩,问一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出门时,天色已很暗。在乡下住过的人都知道,11月的夜晚有多黑,特别是在稠密的桂树丛里,或者在紫杉树下,简直就是一团漆黑。我在树林里来回走了两三次,没有发现有人来过的痕迹。我走到比较开阔的马车道上,那里的树木不太稠密,隐隐约约还能看到灰蒙蒙的天,看到高大墙壁和榆树像幽灵般的站立在那里。我走到废墟所在的那个地方时,天色变得更黑了。我竖起耳朵,睁大眼睛,但周围黑压压的,什么也看不见,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也没听到什么声音。但我总有一种感觉,觉得那里有人。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过,譬如你正睡着,有人盯着你看,你可能会醒过来。不过,我又想,我大概是受了罗兰的影响,在疑神疑鬼。不管怎样,我还是在碎石上跺了跺脚,喊了一声:“谁在那儿?”没人回答,我也不指望有人回答,但总觉得那里好像有人。我有点害怕,既不敢久留,又不敢转身往回走,于是就沿着废墟走,同时留意着身后。等我看到马厩的灯光时,我才松了口气。我觉得那灯光简直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,便快步朝它走去,而当我听到马厩里的水桶发出的叮当声和马的鼻息声时,我似乎觉得那是世上最美妙的声音。马车夫是马厩的主管,我便直接到他家里去。他是当地人,这里原先的主人不在时,就由他照管着整个庄园,所以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。显然,当我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仆人住的地方时,那里的人全都紧张起来,全都惊讶地看着我,直到我走进马车夫贾维斯的家。贾维斯家里只有他和他妻子两个人,他们的孩子成年后都不在家里住。贾维斯的妻子见了我就问:“小主人怎么样了?”但他们俩的表情告诉我,他们知道我不是为此而来的。

“谢谢关心,罗兰已经睡着了,他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吓坏的。”我说道。

“声音?……声音当然有……风吹过树林啦,山谷里的小溪啦,总有声音的。流浪汉嘛,上校先生,这里没有流浪汉,看大门的玛丽很细心,不会放流浪汉进来的。”贾维斯说,语调不太自在,两只脚还不停地摆动着。他有意站在暗处,说话时眼睛也不朝我看。很明显,他很紧张,一定有什么事!他妻子站在旁边,不时瞄他一眼,但一直沉默着。房间里很暖和,也很明亮,和外面寒冷而神秘的黑夜可说是两个世界。“你在敷衍我,贾维斯。”我说。

“敷衍你?上校先生,我可没有。我为什么要敷衍你?就算这老房子里有鬼,我也不用……”

“贾维斯,你在说什么?”他妻子插嘴了。

“我没说什么,是上校先生问我的。我只是说,要是鬼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!”他妻子激动起来,“在这十一月里,天黑得那么早,夜那么长,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,你说那么多干吗?”她把手里的长袜放下又拿起,显得焦躁不安,接着说:“哎,我早说了,这事

藏不住的……那好，你就老实告诉上校先生吧，要不我来说……我可不想再守着那破秘密了。镇上的人全都知道……”贾维斯尽管长得又高又大，在妻子面前却好像矮了一截，只会重复妻子说过的话。“算了！”他突然口气一变，大声说，“我来说，反正这事我也搞不清楚！我不管了，就是全苏格兰的鬼都在这儿，也不是我的错！”

我毫不费力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贾维斯夫妻俩和其他人，都说这地方经常闹鬼。贾维斯和他妻子开了个头，其他人就纷纷说开了。这是我听过的最详细的、最有声有色的鬼故事。但没有人确切知道，那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。按贾维斯的说法，他父亲，也就是庄园的前马车夫，都没听到过那声音。这是最近十年的事，也就是那老房子倒塌后才有的事。其他人——就是我后来去问他们的那些人——都异口同声说，只有在11月和12月才听到那声音。贾维斯的妻子甚至还很动情地向我描述说，她在这两月里几乎每天夜里都听到那莫名其妙的声音，但她说，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——至少，她从未看到过。胆子大点的人，或者想象力丰富一点的人，则说他们看到过那里有东西在动。只要一到夜里，那东西就会发出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一直要到天亮才消失。他们说，那声音常常是含糊不清的呻吟声，但有时是喊声，还能听清楚，是在喊：“哦，妈妈，让我进来！”——这不就是我那可怜的儿子说他听到的吗？至于这件事过去是否有人关心过，连贾维斯也说不清楚。他只知道庄园的原主人去世后，庄园就属于原主人的远房亲戚所有，但他们很少到这儿来往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房客，也都没有在这里住满过两年。“是不是他们都怕麻烦，所以没把事情调查清楚？”我说道。

“不是的，”贾维斯摇摇头说，“不是的，上校先生。调查这种事会被人笑死的。调查鬼？没有人会相信。上次有位房客就说，那只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或者是水冲在石块上的声音。他说这很容易解释。不过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搬走了。后来……后来就是上校先生您住了进来。我们很担心您会听到什么传闻。那声音其实是无谓的，但您也搬走的话，我们的生计就成了问题，庄园的名声也越发不好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说那声音是无所谓的？难道我儿子的性命也是无所谓的？”我一时激动，失去了控制。“你不把事情告诉我，却去告诉我儿子！要知道，他年幼无知，已经被你吓出病来了！”

我愤怒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一想到儿子便头脑发胀。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平了！这些人也太狠心了！为了把房子租出去，竟然不顾别人死活，一直把我蒙在鼓里。要是早知道这样，我肯定会有所提防，不是把罗兰送走，就是干脆全家搬走。现在晚了，我的宝贝儿子罗兰已经得了脑膜炎，而要让他不再胡思乱想，还要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荒唐的鬼故事向他解释清楚！我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就算把罗兰送走，就算他身体撑得住，也没法不让他胡思乱想。我们成年人大多相信科学，会相信那是声波的折射或者回音，但罗兰还是孩子，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解释。

“上校先生，”贾维斯神情严肃地说，“我老婆可以为我作证，我从来没有跟小主人说过，仆人和园丁也没跟他说过，您要相信我。小主人不是个爱说话的人。您知道有些人爱说话，有些人不是。有些人一缠上你，就非要你说出什么事儿来，可小主人不是这样的，他一心一意读书，有教养又和善，是个好孩子。上校先生，我对大伙说过，对罗兰小主人和两位小姐绝对不许提这事儿。女仆晚上很少出门，她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。有人说，只要不被自己撞到，世上有鬼也无所谓。如果您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，说不定也会这么想的。”

他说的是实话，但现在对我已没什么用了。是的，如果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里有鬼，很可能认为这还不错，蛮时髦的，绝对不会想到它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伤害，反而会洋洋得意地说：“鬼！这正是我们想要的。”我肯定也会那样，一开始想到有鬼会觉得很好笑，再想到那个鬼也属于自己房产中的一部分，还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。哎，看来我不应该责怪这些人。要是他们事先就让我们知道，说不定我的两个女儿也会觉得很有趣，可以想象，她们会一边尖叫，一边捧腹大笑。是的，就算我们事先知道，我们也不会逃之夭夭，反而会想要这房子——人真的很傻！于是我问：“真的没有人调查过这件事？”

“上校先生，”贾维斯的妻子回答说，“没有人会调查的，这种事儿没人信，就像我丈夫说的，谁去



## 摄人心魄的推理悬疑故事

调查,谁就会被人当笑话讲。”

“那你,不是相信吗?”我突然转身对她说,吓得她倒退了一步。

“天哪,上校先生,你吓了我一跳……世上怪事多着呢,我没文化,不知道那是什么,所以信了。可牧师和老爷不会信的,还会笑话你!去调查那种事干吗?我看还是随它去吧!”

“不,贾维斯,你和我一起去!”我急迫地说,“至少我们得试一试。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用过晚餐后就过来。我们去查一查,那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我也听到那声音……我想我是不会听到的……要是听到,我就要把它弄清楚,否则我是不会安心的。我大约10点到,你在这里等着。”

“我?上校先生,”贾维斯显然很害怕。我正思考着这事,一时没有看他,等我转过神来,发现这个红光满面的壮汉已害怕得手足无措了。“我……上校先生!”他反复说着,一边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他的脸颊垂了下来,腿好像也软了,声音更是像哽在喉咙里。随后,他开始使劲地搓手,还对着我傻笑。“上校先生,要是您要我去,我……我当然很愿意,”他说着后退了一步,“我知道,我老婆也知道,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像您这样一位慷慨大度的好人……”贾维斯停了停,看着我,不停地搓着手。

“你要说什么?”我问。

“但是,先生!”他接着说,同时又傻笑了一下,拐弯抹角地说出他的意思,“您想一下就知道,我平时不怎么走路,要是让我骑上马,手握缰绳,那我很在行,但如果是走路……我不是说我怕那个鬼……要知道,我这辈子只会赶马车,”他又傻笑了一声,声音也变得沙哑了,“要我到那个地方去……去查看那个东西,还要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既然我都不怕,”我想鼓励他一下,“你怕什么?”

“上校先生,这当然不一样。一来您在这儿常走路,觉得没啥,可我走不了几步就会气喘;二来您是位绅士……行行好吧!您比我年轻……上校先生,要不……”

“他相信有鬼,可您不相信。”他妻子说道。

“那你和我去?”我转身向她。

她连连后退几步,慌乱得把椅子也撞倒了。“我?”她惊叫起来,接着又歇斯底里似的一阵大笑。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我怎么能去,别人看见上校先生后面跟着个又老又傻的女人,会怎么说?”

其实我也只是随便说说,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。于是,我就说:“真可惜,没想到贾维斯胆子这么小,看来我还得另外找人。”

贾维斯对我的话好像很不服气,但他刚要说话就被我打断了。我这时想到了我的管家贝格利,他当过兵,在印度时就一直跟着我。他胆子大,什么都不怕——不管是人,还是鬼!我觉得再和贾维斯夫妻俩说下去,是浪费时间,而他们也巴不得我走。夫妻俩战战兢兢地把我送到门口。门外站着两个马夫,见我出来,露出一脸迷惘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到我们刚才的谈话——他们就站在门边,很可能听到了只言片语。我离开时他们向我致意,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。很明显,他们看到我走了,很高兴。

有件事很奇怪,但不说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诚实。但我一定要下决心去查明那古怪的声音——这是我向罗兰保证过的,而且觉得他的病能不能好,或者说能不能救他的命,就要看我的调查结果了。可是,想到回家路上仍要经过那片废墟,我还是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。我虽然回家心切,但我仍想强迫自己往前走。我想,那些坚信科学的人一定会说我因为情绪紧张而胃部痉挛。我一边往前走,一边老想往后退。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好像在拒绝往前走:心脏怦怦乱跳,连耳边的脉搏也抽动起来,全身的肌肉都紧紧绷着。我在前面说过,那里一片漆黑,那幢破败的楼房和那座废弃的塔楼,就像两只怪物似的出现在我眼前,但又隐隐约约,显得虚无缥缈。在另一边,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雪松林,现在是黑压压的一片,什么也看不清。在昏暗中,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好像走错了路,并没有按原路退回。突然,我碰到了什么东西,失声叫了出来。这是什么?我用手一摸,是坚硬的石头和石灰,还有刺手的荆棘。我稍稍安了点心:“哦,那是一堵山墙。”我自言自语,还有意笑了笑,好让自己镇静下来。我继续往前走,心里想:不应该有愚蠢的幻想,人在黑暗中走错路本是很平